

□那年那月

□赵艳丽(新乡市)

□诗词采撷

母亲的山楂树

宋代诗人陆游在《出游》一诗中写道：“山童负担卖红果，村女缘篱采碧花。”诗中所称“红果”，即是山楂。山楂，为蔷薇科山楂属落叶乔木，果实呈深红色的球形，大小如算盘珠，表面缀有浅色斑点。山楂果实成熟后，观之悦目，食之可口。

在我绵长的记忆里，老院那棵山楂树始终占据着温暖的一角。多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母亲从邻近苗圃捧回一棵山楂树苗，她在小院西北角亲手挖土、栽苗、培土、浇水，一棵小小的山楂树苗，便这样安下了家。母亲带着喜悦对我们说：“等它长大结果，就摘给你们吃。”那一刻，她望着那棵新苗，脸上绽开的笑容，仿佛完成了一项既艰巨又充满希望的使命。

时光流转，院角那棵山楂树早已枝繁叶茂。每逢金秋，枝头便缀满累累红果，艳而不妖。它的红，是深沉的红，没有夏日花朵的张扬，却带着岁月沉淀的稳重与从容。正如莫言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有所回味。一如这山楂的滋味，酸中藏甜，甜里含涩，恰如人生的本味。

每当山楂红透枝头，母亲总带着满脸笑意，踮起脚摘下一颗颗红玛瑙似的果子。除了留足自家吃的，热心肠的她总不忘细心分装，将一袋袋红果送给左

邻右舍。母亲常说：“邻里相处，多些分享，就多些快乐。”她没念过书，却说出这般通透的话，令我忽然想起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分享，送出的是果实，传递的却是关切与温情。也因此，母亲人缘极好，街坊提起她，总是赞不绝口。

母亲总会把摘来的山楂细细切成小瓣，晒干后收起来。每逢餐桌上有油腻的荤菜，她便会煮上一大锅冰糖山楂水，为我们解腻助消化。那山楂水漾着暖红色，入口酸甜怡人，丝毫不比超市售卖的饮品逊色。

母亲手巧，也常亲手给我们做山楂罐头。她将洗净的山楂倒进簸箕，取一把小刀，指尖轻巧地一转，果蒂便旋了下来，再几下便挖净了果核，红艳艳的果肉一颗接一颗落进白瓷碗里。冰糖在锅里慢慢融化，咕嘟咕嘟地冒着晶莹的甜泡。母亲将山楂果倒进去，转为小火慢熬。不多时，酸甜交织的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屋子。她守在锅边，不时用勺子轻轻推搅，既怕果肉煮得散了形神，又怕那酸甜的滋味入不了心。熬好的山楂透着琥珀色的光。母亲趁热将它们装进玻璃瓶，拧紧盖口，静置一夜。第二天，山楂罐头就成了。

我和弟弟早按捺不住，催着母亲开罐。她找了把螺丝刀，小心撬开盖子，将罐头分成两份，分别盛进两只白瓷碗里。我们握着勺子，急急送进口中，那琼



资料图片

浆似的汁水裹着酸甜的果肉，在童年记忆里简直是最好的美味。直到一整瓶吃完，我和弟弟还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唇。自始至终，她不舍得尝一口。几十年过去了，这段记忆依旧清晰如昨。如今超市里的山楂罐头，酸甜依旧，可再也寻不回当年的味道。

后来老院拆迁，掀墙头那天，家里人手忙脚乱，一时没顾上那棵山楂树。结果轰隆一声，推土机掀翻的墙把山楂树砸倒。粗心的拆迁工人看也没看，竟随手将它埋进了碎砖残瓦里。就这样，这棵曾结满红果的山楂树，随着老院的痕迹，一起消失在时光里。

如今多年过去，母亲离开也已六载，可那山楂水的暖、罐头的酸甜，却始终在我心里萦绕不散，成为岁月带不走的温柔念想。

爱鸟

□麻际东(长垣市)

我很爱鸟
五百块钱买只画眉
装进笼子里
为它添水加食

第二天
孙子放飞了
说，我也很爱鸟

父亲的密码

□麻际东(长垣市)

父亲突然脑梗
女儿坐在银行窗口
试输存折密码
先输父亲生日
不对
再输母亲生日
不对
再输父母婚日
不对
最后输入自己的生日
对了

大堤 我儿时的摇篮

□王松丽(封丘县)

大堤边
散落着几个小小的村庄
我家——北王河
就依偎在大堤间
童年时的梦
紧紧萦绕着这里
大堤上绿草繁茂
堤上住着一位护堤人
他用狗尾巴草串起蚂蚱送给我
白色小雏菊是伯伯种下的药材
树上结出了酸涩的果子
傍晚，袅袅炊烟升起
晚霞映红了美丽的村庄
丰收时节，站在堤上
红色的高粱
洁白的棉花
金黄的稻谷
人们推着车子翻过大堤
那时的时光好慢
祖母牵着我走在大堤上
她给我讲故事、唱歌谣、数星星
冬天的大堤上
开着美丽的冰凌花
我采下一朵
调皮的哥哥一口气吹化
一年四季
大堤有着缤纷的故事
承载着我童真的梦
一次次梦里回归
再唱一遍祖母教我的摇篮曲
那是儿女的思乡曲……

为文明新乡点赞

生命的怒放

□陈国众 摄



秋天的色彩

□陈国众 摄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
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